



汾河雁过

◆ 景平

我在汾河岸上走过的时候,大雁也在汾河之上飞过。

大雁飞过的时候,天不高,云也不高,太阳高不高看不见,浓厚而铅灰的云浪把太阳淹没了。空间却是开阔的、透彻的、明丽的,看得见东山西山的青黛以及南北诗一样的远方。

一场多年未遇的连绵秋雨初歇之后,汾河上的城市换了一遍空气,城市里的楼群换了一层光彩,楼群间的花草树木换了一派色泽,大雁就由远而来拜访清秋里的汾河了。

雁群飞得也不高,据说大雁是可以飞到万米高空的,但大雁在汾河上空飞得并不高,似乎比汾河岸畔的城市楼群也高不出许多。

雁群飞过一座桥,飞过又一座桥。雁看到,汾河之上,居然有一座桥,构筑成一只现代的、银色的大雁形象,凝固地飞架在汾河的碧波之间,雁们于是嘎嘎嘎嘎地欢悦起来。

于是在天空写上一个“人”字,沿着汾河,嘎,嘎,慢慢飞过。它们是想着看雨后的城市吗?是想亲近蓝色的汾河吗?抑或,是想在汾河之上寻找自己祖先的雪泥鸿爪?

我站在汾河岸上,看着雁群飞进由远而来的历史。

雁群飞飞,飞进了汉武帝的秋风雁阵里。

此刻,汉武帝刘彻恰泛舟北上,由黄河渡入汾河,立在金碧辉煌的皇家楼船上,要到晋地万荣的后土庙朝拜后土圣母。汉武帝踌躇满志,心潮逐浪,把酒极乐于天地之间。然而也在他突然俯仰之间,天上,白云秋雁御风而过,地上,黄草素波滚滚而逝,这胸怀抱负犹如胸怀佳人而须臾不忘的一代天骄,竟感怀浩叹,吟诵出一曲千古绝唱《秋风辞》。

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/兰有秀兮菊有芳,怀佳人兮不能忘。/泛楼船兮济汾河,横中流兮扬素波。/箫鼓鸣兮发棹歌,欢乐极兮哀情多。

秋风,白云,素波,雁阵。那时的雁阵就是从汾河之上飞过去的,飞过黄河,飞过长江,飞到南方去了。据说,大雁飞去的南方,不只是中国的南方,而是世界的南方,是赤道或者非洲更远的南方。如此飞来飞去,雁阵年年过,河汾日日流,水把人流老了,雁把人飞老了……即使这

一代天骄,或者,越是这一代天骄,就越发地慨叹人生易老,人生易逝。是啊,河汾俱在,江山俱在,帝王或者凡人,人生皆如这雁去水逝,将不复存在。

雁群,你感觉到你给汉武帝带来的千古悲伤了么?

雁群飞飞,飞进金代诗人元好问的汾河雁丘里。

此刻,汾河畔匆匆走来一位赶考的书生,却意外与一位捕雁者相遇。捕雁者志忑地告诉他:我早晨捕了一只大雁把他杀了,另一只本来已逃脱的大雁看到同伴被杀,不但不逃了,反而哀鸣着从天空一头栽下来,撞在地上,死了,你说怪不怪?书生听了,悲从中来,花钱买下两只大雁,把它们埋葬在汾河上,并命名这雁坟为雁丘,写下一首《雁丘词》。

问世间,情是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?/天南地北双飞客,老翅几回寒暑。/欢乐处,离别苦,就中更有痴儿女。/君应有语:渺万里层云,千山暮雪,只影向谁去?/横汾路,寂寞当年箫鼓,荒烟依旧平楚。/招魂楚些何嗟及,山鬼暗啼风雨。/天也妒,未信与,莺儿燕子俱黄土。/千秋万古,为留待骚人,狂歌痛饮,来访雁丘处。

雁丘就在这汾河之上,雁的爱情也在这汾河之上。这恰印证了一个说法:雁不独活。雁不独活的精神屡屡被赞,而不独活的大雁却屡屡被杀。自然社会总缠绕于自相矛盾。元好问的《雁丘词》推崇大雁忠贞不渝的爱情,这其中却是人类对大雁的残忍杀戮。山西古晋剧《汾河湾》中,打雁,也居然是古人的一种生活。而今,不独活的大雁作了土,葬大雁的诗人也作了土,雁丘词却千秋万代。如元好问所预言,我来访雁丘了,雁来雁丘了。雁丘沉重。

想想,雁群,哪里又忍受了元好问这悼雁的悲哀?

雁群飞飞,飞进明代诗人张颐的汾河雁行里。

此刻,张颐逡巡在汾河岸畔的夕阳里,夕阳的余晖把汾河上的诗人、诗人背后的太原城,以及出入古城和来往于渡口的人们,都笼罩在云蒸霞蔚里。汾河左岸的太原城,犹如一幅清明

上河图,汾河右岸的西山,恰似一幅千里江山图,两幅图画之间,南来北往的商船,东渡西运的舟楫,惊起了一片雁飞。于是,诗人张颐写下了一首绝咏《汾河晚渡》。

山街落日林紫,渡口归来簇如奴。/中流轧橹声清,沙际纷纷雁行起。/追忆横流游幸秋,当时意气谁能传。/楼船箫鼓今何在?红蓼年年下白鸥。

看看,这时,汾河岸畔,那茫茫的大山里,生长的,居然是干林,是红蓼;草木沙滩,那看不见的地方,飞起的,居然是大雁,是白鸥。汾河中轻轻的摇橹声,居然就把平沙水草间的大雁惊动起来,飞上天空,与盘绕飞旋的白鸥交织在一起,织出一幅天水鸟鸣图,织出一幅自然不朽画。只是,在这样热烈的自然背景中,在这自然天籁里,人虽熙熙,然都皆老矣。纵然汉武帝那样无人能傍的一代英雄,也熬不过自然天地里的草黄草绿雁来雁去。

雁群,雁群,你看到张颐诗里飞起的雁行了吗?

雁群飞飞,飞进当代诗人梁志宏的雁踪期盼里。

此刻,诗人行走在汾河水边。汾河,虽然不再是汉唐时代的浩浩荡荡,不再是金元时代的沸沸扬扬,不再是明清时代的滚滚滔滔,甚至不再是当代之初的哗哗啦啦……但汾河经历了断流、污染、复流、清流之后,终于归来。归来已是现代再生,归来已是亦梦亦幻,归来已是美轮美奂。然而汾河,似乎缺了什么。缺了什么呢?诗人终于《突然想起大雁》。

秋天踩着霜白赶路/风把蓝天吹得空阔清爽/望采采白云和纸鸢恣意抒情/突然想起大雁,那栖息于汾河湾/穿越李白范仲淹元好问诗意的雁声/久无踪影,不见秋气里雁阵远翔/我来叩访汾岸雁丘,调取当年/元好问行走河边走手蓝天雁唱/那一道落雁殉情的电光/那一声诗人掩面之悲怆/一曲雁丘词,问世间情为何物/不见雁影,我心若逝水情寄何方。

这时,汾河之上,已经没有了大雁,没有了汉武帝的枯草素波南飞雁,没有了元好问的汾河滩涂殉情雁,没有了张颐的汾河晚渡雁行起,只留下一座巨石竖立的雁丘,也已不是古时原



初的模样。如此,纵是有多人来看雁丘,寄爱情,然而,雁丘上不但没有了雁的影子,长空里也不见了南来北往的雁踪。不见了雁的踪影,殉情之雁的那份绝世之爱,人世之间的那份旷古之情,也似乎难以有所依附有所寄托了。大雁啊,何时归来?

雁群,在梁志宏的企想里,你可看见那个惆怅的背影?

而今,诗人的怅望,不再是怅望。在汉武帝的“雁南归”2000多年之后,在元好问的“雁丘词”1000多年之后,在张颐的“雁行起”500多年之后,在梁志宏的“雁阵远”不多年之后,雁群,终于又过汾河。

雁群飞过汾河,不再是萧瑟悲秋。汾河的现代水域里,汾河的生态湿地上,汾河的彩色林带间,已经万鸟群集,群鸟和唱。汾河,已经成了一个诗意的音乐的生灵栖息的世界。

天鹅来了,黑鹳来了,红嘴鸥来了,白鹭来了,翠鸟、花鬼、鸬鹚、大鸨、红隼、大鸱、鸳鸯、苍鹭,秋沙鸭、白骨顶、大苇莺、东方白鹳、白尾海雕……许许多多,都来了。

许多没有见过的南方的鸟,落在许多没有见过的北方的树上,落在没有见过的南北的草间,于是,许多的“鸟人”伸出长长的镜头,聚焦了金秋里的鹅、鹤、鹳、雁……

当雁群飞过的时候,已经有大雁就栖息在汾河水域。它们看到雁群,便鼓起翅膀飞离水岸,嘎嘎嘎地叫着,似乎在欢呼着想要雁群降落,又似乎在呼唤着想要追赶雁群。

雁群飞着,向南,向南,向更南的南方去了……

援藏干部眼中的西藏

◆ 车均



到艰苦地方去工作,为社会多作贡献,一直是我的理想和信念。

2012年5月,原环境保护部组织技术援藏,我有幸被选拔为第五批技术援藏人员。

援藏期间,我走过西藏诸多地区,其中的双湖特别行政区,素有藏北无人区之称。这里海拔4900米,紧邻可可西里。高原缺氧、心脏发慌、头痛难忍……每走几十步就喘得厉害,不得不停下来休息。

我几乎每天都把这些高反症状困扰着。藏区气候干燥,经常会流鼻血,每次出行都会困难重重。由于监测工作繁忙且严谨,我们常常工作至深夜才能收工。

恶劣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工作、对大自然的热爱,依旧苦中作乐、甘之如饴。

夜晚躺在空旷的可可西里大地上,望着满天繁星,呼啸的风声跟采样仪马达声交响鸣奏,让我想起无数前辈前赴后继来到这里,无私奉献的援藏人精神一代代传承,心中万千感慨油然而生。

墨脱,是我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,也是援藏时期最艰险的一站。当时,公路正在修建,旁边就是百米深的雅鲁藏布江,地势奇峻、交通险要。毫无骑马经验的我坐在马背上来回摇晃,心里忐忑不安。

最终,意外还是发生了。当经过一处瀑布时,落水声震耳欲聋,马受到惊吓,将我重重地摔了下来。我便不再敢再骑马了,30公里的山路,徒步走了下来。没有登山鞋的保护,没出几公里,我的脚板上就磨起一片血泡。

看着呼啸奔腾的雅鲁藏布江,我心惊胆战地用绳子将自己捆实,其他同事在后面拽着我,才小心翼翼地完成采样工作。

回程途中,我担心水样从马背上掉下来摔坏,便将这几十公斤的样本背了回来。这是经历了千难万险才采到的水样,马虎不得。

若说墨脱艰险,那阿里便是最艰苦的一站。阿里地区面积广阔,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要200多公里,全程沙土路,时常要行驶十几个小时,并且海拔都在4600米以上。

天气炎热,风沙肆虐,即使当地藏族司机也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。在沙路上行驶一整天后,我只觉头昏脑胀、呼吸困难。直至同事发现我脸色发黄,发觉我的心脏承受不住了,拿出急救药才得以缓解症状。

到达阿里住处时,这里的条件更为简陋。可我想起了很多优秀干部如孔繁森,茫茫雪原到处都留下了他为改善藏区人民生活奔波的足迹,而我又能为藏区、为国家做些什么呢?

在西藏时,我思索着这些问题。对自己而言,180天很短,我能做的极其有限。可是,西藏精神却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。

“缺氧不缺精神”“艰苦不怕吃苦”“海拔高标准更高”,一句句振奋人心的话语,一代代前仆后继、坚守岗位、无私奉献的援藏人,他们的故事、他们的精神都融入我的血液,激励着我,感动着我。

后来,有同事问我:“你从西藏回来后,由于心肺功能扩张得过血栓,你后悔吗?”

不,我想这是我人生的一次历练。以吾辈之热血,换取一方土地的繁盛。这是神圣的使命,无上的荣光、宝贵的财富。至于我,援藏之行有终点,援藏之路永无止境。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。我将援藏期间拍摄的作品整理展出,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。谨以这些作品,记录藏区的人文环境,也记录人们的美好生活。



《回眸》

双湖特别行政区海拔4800米



《工作中》

双湖特别行政区海拔4800米



《赛马》

尼玛县赛马会海拔4565米

本组照片为车均拍摄

青海生态文明摄影展在京开幕

文化快讯

本报讯 青海生态文明摄影大展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展。

这次摄影展由青海省委统战部、省委宣传部主办,省文联、省民宗委、省援青干部人才办、省摄影家协会承办,以“国家公园省生态新高地”为主题,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,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丰硕成果,展现青藏高原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文明景观,打造绿色发展及国家公园示范省新高地,展示美丽中国的青海样板。

据了解,青海省文联从今年4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作品,共收到2000余名摄影师的近3万幅作品,参与人数和作品数量创青海省影展之多。

本次展览共展出200幅摄影作品,分为“绿水青山”“和谐共生”“生灵草木”3个板块,集中展示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。展览期间,中国文艺网同步举行线上展览。北京首展后,还将在上海、天津、江苏等援青省市巡展。

夏连琪

新书推荐



《花神的女儿》
作者:[加]安·希黛儿
出版社:四川人民出版社
出版年:2021年5月

《花神的女儿——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(1760-1860)》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,探讨了植物学为何在林奈时代的英国被推崇为适合女性的科学,并逐渐成为女性重要的文雅活动。

希黛儿用翔实的证据展示了女性为植物学、博物学文化贡献良多,也剖析了19世纪科学职业化和专家文化影响下女性植物学实践遭受排斥的过程。本书为我们理解植物学、理解女性打开了新的视野,提醒我们了解女性的植物学实践,能更全面、深入地理解当时的植物学文化,同时又促进人们重新审视人类与植物互动的多样性,反思科学世界图景,以实际行动丰富我们的生活世界。

这是博物学者段煦以10年极地博物学考察研究的科考笔记为基础,历经3年创作完成的一部了解南极自然生态和景观地貌的科普读物,也是一部自然文学作品。本书被多位专家学者誉为国内优秀的南极地方博物学图书,完整呈现南极海鸟、海兽等生物及特色地貌,并且文字、照片、插画、纪录片、二维码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运用,丰富读者阅读体验。



《冰洲上的游戏》
作者:段煦
出版社:化学工业出版社
出版年:2021年9月